

“海员村”记事

赵春华

刷到一个视频:一艘从西非满载原油的轮船回国,途经印度洋,遭遇了超级风暴,风雨交加,到傍晚风力达到十五级,海水发蓝发黑,再看看船尾,上下颠簸起伏,拍视频者说:“特别害怕,心里只有一个声音‘回家’!”

这视频让我想起老家的海员。家乡陈村细数起来有十多个海员,因此有人叫其“海员村”。中赵家堰有朱建明,南赵家堰有金惠德、赵基平、赵志高,北赵家堰有沈兴根、赵正新,吴王村民组有吴兴根,费家村民组有陈秋明……工种有船长、大副、二副、轮机员、大厨等。当年,这些海员散布在各条船上,如果在一条船上工作,足够有能力远航世界各地。

其时,能当上海员是件光彩的事。一是政治条件要好,因为海员从事的是涉外工作,所以政审严格。另一个要求身体条件好,长期在海上航行,身体不好哪能扛得住?1974年,马陆48人被招募,体检下来只有12人合格。

“海员村”的海员来源,一是从部队里回来的复员军人,二是回乡工人的子女,三是直接去部队招聘,四是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,五是厦门集美航校毕业的学生。他们的情况我始终关心,因为其中多是我亲戚、邻居。就说赵正新,我从小就由父母做主,认了他的爸爸为干爹;赵基平和赵志高是我爱人的隔壁邻居;还有朱建明是我的邻居,小时候一起挑羊草、车铁箍。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点轮船上的知识,如:轮机员负责机舱,大副、二副等除了驾驶轮船外,还要负责甲板货物装卸等等。其中,金惠德是最早进上海远洋公司的,他从马陆中学毕业当海军,复员后进了远洋公司。他原来学的俄语,后自学英语,刻苦认真,当上了船长。有一次,团结轮在公海上起火,时任和田轮船长的金惠德勇敢坚毅,硬是把团结轮拖回港口,获得嘉奖。据说他是高级船长,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。他于2019年病逝,公司

派员参加其追悼会,致悼词。我与他是相邻村民组的人,还听说他酒量好,不知确否?但和田轮救团结轮之事千真万确的,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条消息。

据说远洋轮的伙食也不差。赵志高是大厨,现在还是我的邻居。他说,出行前要备足吃的主食和各种菜料,包括料酒、酱油、生姜等,船上每天早餐基本不雷同。此外,船上还专门有食用水仓和生活用水仓。当年海员还有个值得炫耀的事,就是可以从国外带回彩电、自行车等。在那个年代,电器、自行车等是凭票供应的,有的东西在当时见所未见。

当海员风险大,这是尽人皆知的。1978年,岳阳轮驶入荷兰鹿特丹港,遇上12级台风,抛锚,锚链断了,驾驶台倾斜40度,如果达到45度船必倾覆,多险呀!人在床上滚来滚去没法睡;厨房里做饭,锅子要用铁架固定……就这样与飓风奋战了三天三夜,

真是惊心动魄!还有一次,岳阳轮从广州出发去青岛进厂修理,遇到2个台风,本来只需3天的航行花了10天才抵达。

端午节前夕,我去赵志高家小坐,他妻子正在裹粽子。当赵志高讲到海员抗台的险情时,他妻子忍不住插话:“他每次出海前,我都会哭上一晚。早知道当海员这样危险,也不会嫁给他了。”

我又刷到了一个在大风浪中远航的视频:巨浪冲刷上甲板,海员在奔走,讲解的声音刺痛我的耳膜。海风咆哮着,在深海面人类显得无比渺小,整个船像被大海玩弄的玩具……

“海员村”的海员们,你们大多数时光都在远洋轮上工作、生活,直到退休才真正上岸。如果有机会让我采访你们每一个人,肯定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惊心动魄的经历。深深地致敬!中国的海员!

瓜田里的故事

姚鸣

刺猬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田野中遇见小刺猬,也是件稀奇的事。

那年我正读高一。夏夜,我随大哥在瓜棚看护瓜田。月光下,只见田埂上忽然奔来了一只嘴巴尖尖、身体瘦瘦、尾巴短短又长满刺的小动物,一眨眼就钻进了瓜田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大哥听了我的描述,肯定地说:“应该是小刺猬,来吃瓜的。”

我立即睁大眼睛等着小刺猬再次出现,约过了一刻钟,果然看见它身上背着一个黄金瓜,沿着瓜田的小沟快步跳上田埂,向邻近的棉花田窜去。

眼睁睁地看着刺猬将瓜背走,我有点沮丧。大哥见我不开心,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刺猬主要的食物还是各类虫

子,对农作物起着保护作用。这个季节下田摘个瓜吃,就算是对它为农业生产作贡献的奖赏。而且爷爷说过,刺猬可是难得一见的珍奇小动物,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,这也预示着好运要来了。”

说来或许难以置信,之后几年,村里人再也没见过刺猬。1977年12月,我参加全国高考,后被师范学校录取。村里老人开玩笑地对我母亲说:“这是刺猬显灵啦,你家的‘老二’真有福气。”

此后,每每路过瓜田,我总会想起那个夏夜。我想,在我37年的教师生涯里,讲台便是我的瓜田,它把希望的种子,融入我生命的血液里,植耕在教育的天地里。



绿韵水乡 翁桂涛/摄

微童诗(三首)

戴达

早晨,雨停了

昨夜的小雨点躲在花朵里哭,
是不是想天上的乌云妈妈啦?

惊险

一阵大风吹歪我的身体,
爸爸火速赶到帮我扶正。

阳光男孩

阳光晒黑我的眼眸,
阳光直落我的太阳心。

旧书上的题词

周洋

宝。这本书中的文章最初曾在《南方周末》阅读版刊发,深受读者喜爱,后结集出版,一时洛阳纸贵。能辗转通过出版社邮购此书,想必是位爱书之人。然此书既蒙如此珍爱,何以流转市井?许是主人搬了几回家,书架再容不下;或是生活匆忙,没能守住最初的欢喜。不过这些都是我的揣想罢了。书人书事耐人寻味,纸上徒留半卷相思。流落冷摊的好书如明珠蒙尘,实在可惜,于是将它买下带回。

还有一回在旧书店遇见邓云乡的《古城文化旧事》,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,仅印4000册,品相极佳。打开书前

衬页,有字迹和印章:“此书奇贵,亦购于万圣书园,何大侠数斟酌,终于没有买,还是我狠心买下来。”万圣书园是北京一家颇有名气的书店,原书主人那句“狠心买下来”,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翻看书后定价,20.8元,在当时确实不便宜。而“何大侠数斟酌,终于没有买”又给这段题词增添几分趣味。

书海茫茫,墨痕留香。旧书上的题词带着前人的温度和情感,让我们得以窥见原藏者的生活片段和内心世界。而这或许就是其意义所在,平淡之中蕴含着生活的韵味。